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九十八

宋 姚鉉 編

序辛 總二十五首

餞別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曾

送桂州邢中丞序 蕭昕

送裴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錢副大使移軍廣陵序

李白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白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送崔孱序

柳宗元

送權十一序

李白

送區冊序

韓愈

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送王頊秀才序

韓愈

送王荅序

陳黯

送符載歸蜀省覲序

崔羣

送族叔楊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送族弟旭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送從姪端遊廬山序

李白

送薛處士序

杜牧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送靈徹上人歸沃州序

權德輿

送林公歸衡嶽序

李白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餞張尚書赴朔方序

賈魯

王者大司馬制軍詰禁封國正朔惠綏蠻貊刑齊猾夏

其儀尚矣天子道穆三象功清六合截海來威窮荒揆
教將以靜流服度藩畿削憚浚暴昭蘇寡弱乃命元宰
兵部尚書燕公專節朔方授律羣帥涉河之外距關之
西公皆統之重分閫也公智以開物精以造微文為一
變之英武有萬人之敵歷登庶尹王猷載寧三宅台衡
帝采惟亮雖坐堂足以制勝而勤國忘其定居閭茂次
年仲夏貞閏拜手東洛馳軺北闕備官而行成旅以從
是日也景風司至星火殷宵伯趙鳴而戒陰爽鳩習而

揚武賦可以昇高遠望詩可以出宿餞行有詔具寮爰
開祖宴且申後命寵以蕃錫天章賦別御札題牋副衣
兔挾纊之誠兼閭喻投醪之旨筐篚以將其貺筆硯以
表其文前載未書今冊斯覩侍中安陽公以仁體國中
書令河東公以德熙朝燮贊功成訐謀景服慕采薇之
興悵伐木之朋詢彼之師卜茲郊候鼎門右轉岐路旁
分當闕塞之斷山接華林之高樹幕人宿設重帟雲平
太官饗舉百羞霞錯四夏六眉之變朱干玉羽之容雷

殷川原電燄林薄朝傾多士巷無居人接蓋陰衢揚袂
風野羽觴遞進列座酣而不譁清鏡間發將士激而愈
厲視日知其吉氣吹律驗其商聲則已景列穹都風騰
沙漠西域輕郅支之使東胡息冒頓之虞顧夫南仲于
征吉甫薄伐不其遠也若木還照前茅起行聽聞聞之
去鼓目悠悠之轉旆歌事者每懷靡及念離者歧予望
之成志在心發言同唱自天子有式叙清風請編出車
之什以繼蒸人之雅

夏日送桂州刺史邢中丞赴任序

蕭昕

桂林巨鎮臨川荒服居五嶺之表控兩越之郊俗比華風化同內地然而洞居砮止人好阻兵有殊貨重裝吏無廉政選其任者實難其才故郡久曠官朝思稱職以腹心之寄輟爪牙之雄俾其澄清行獨坐之事俾其式遏摠防禦之權惟帝知人佇報尤政五月維夏畏途萬里溽暑方起火雲始生履蒼梧瘴癘之郊涉沅湘風濤

之壯衆悅是舉而傷此行公陳力滅私飲冰徇節以忠
則九折之塗可叱以信則三江之水可航聚糧戒徒肅
裝候傳無酒酤我緩仇離之憂徵丈寵別慰行邁之思
僕以渭陽之故而首序云

奉送裴二十一兄閣老中丞赴黔中序

權德輿

裴兄居諫大夫五年休聞籍甚其於匪躬據古切劘獻
替掖垣衆君子徒見其拜章伏閣而莫知其所言者然

則發舒純誠弘大聰明以貢於穆清者可勝道哉每漢
庭大僚與六官貳職之缺羣情屬目俟其授受久矣壬
子詔書有黔巫長帥之拜秩於清憲褒以命服周行諸公以
為一方之幸且惜其去而未喻也及夫別殿前席沃心
交感重藩符之所付慮安集之不稱凡所以輟近臣惠
遠人之旨纖悉備厚上許周月之代兄求三歲之理又
以見首公急病而忘其僻遠淹卹然後諸公知惜別為
細而感恩為大在此行矣自牂牁通夜郎置吏以示綏

懷以安剝輕失其理則蕭然愁擾得其和則驩然感悅
方略招徠繫於官師以兄之慈惠直信粹清廉白為仁
由已不改其度使大化淳流在明誠洞開推人情以賦
政便習俗而不擾彼四封之內如熱待濯如水走下吏
臣操簡以傳循吏使者急宣以將徵命雖欲復三歲之言
其可得乎未間則褰赤帷飲醇酒晏晏言笑中無町畦
雖鬱蒸霧雨之候無自而入矣大丈夫被薦紳彰華纓
弘宣職業無有遠邇則嚮之玉堂清禁論思侍從與今

之龍節前導金龜映組皆所以事君也豈有中外之異
耶祖軼霑醉宣言相勉在加食寓書而已至若山川風
物與離騷瞻望之嘆皆備於詩人所賦故茲不書

錢副大使李藏用移軍廣陵序 李白

夫功未足以蓋世威不可以震主必挾此者持之安歸
所以彭越醢於前韓信誅於後況權位不及於此者虛
生危疑而潛包禍心小拒王命是以謀臣將啖以節鉞
誘而烹之亦由借鴻濤於奔鯨膾生人於哮虎呼吸江

海橫流百川左縈右拂十有餘郡國計未及誰當其鋒
我副使李公勇冠三軍衆無一旅橫倚天之劍揮駐日
之戈吟嘯四顧熊羆兩集蒙輪扛鼎之士杖干將而星
羅上可以決天雲下可以絕地維翕振虎旅赫張王師
退如山立進若電逝轉戰百勝僵屍盈川水膏於蒼溟
陸血於原野一掃瓦解洗清全吳可謂萬里長城橫斷
楚塞不絕五嶺之北盡餌於脩蛇勢盤地蹙不可圖也
而功大用小天高路遠社稷雖定於劉章封侯未施於

李廣使慷慨之士長吁青雲且移軍廣陵恭揖後命組
練照雪樓船乘風簫鼓沸而三山動旌旗揚而九天轉
良牧出祖列將登筵歌酣易水之風氣振武安之瓦海
日夜色雲帆中流席闌賦詩以壯三軍之事白也筆已
老矣序何能為

送建安郡守之任序

盛均

大禹分九州之產生物各有其處獨人之善惡無區別
之地是聖人知民心牽於所化也夫理有風而化有本

國者風帝王之理邦者本牧守之化二漢以還風化相
蕩貪波敎漲人不棲身故有得一郡若豪虎之暴豚羊
馬猛既有餘化宜不善也有唐洗叔世之弊惟牧守不
新其規實乃知風化之本未可移去然則祿食者佐國
不務其理為邦不敎其化愚不知夫祿食之道也惟閩
嶠拔一臂西指則建安在焉其郡襟山而束水其人獠
黠而易隨等閩之支屬特稀聞善化者得非地深法蠹
會斂無時猾吏坐安姦欺黎庶日為葷蠹哉皇帝遠懷

疲俗樂有嘉政使君前刺三郡雅稱善化今茲東授必
能伸病俗以抒重寄矣將期後賀特以序行

春於南浦與諸公送陳郎將歸衡嶽序

李 白

仲尼旅人文王明夷苟非其時賢聖低眉況僕之不肖
者而遷逐枯槁固其宜邪朝心不開暮髮盡白登高送
遠使人增愁陳郎將義風凜然英思逸發來下專城之
榻去邀才子之詩動清興於中流汎素波而徑去諸公

仰望不及連章祖之序慚起予輒冠名賢之首作者嗤
我乃為撫掌之資乎

送幽州李端公序

韓愈

元年今相國李公為吏部員外郎愈常與偕朝道語幽
州司徒公之賢曰某前年被詔告禮幽州入其地迂勞
之使累至每進益恭及郊司徒公紅袂首鞞袴握刀左
右雜佩弓韋服矢插房俯立迎道左某禮辭曰公天子
之宰禮不可如是及府又以其服即事某又曰公三公

不可以將服承命卒不得辭上堂即客階即坐必東嚮
愈曰國家失太平於今六十年夫十日十二子相配數
窮六十其將復平乎必自幽州始亂之所出也今天子
之大聖司徒公勤於禮庶幾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
職如開元時乎李公曰然今李公既朝夕左右必數數
為上言元年之言殆合矣端公歲時來壽其親東都東都之
士大夫莫不拜於門其為人佐甚忠意欲司徒公功名
流千萬歲請以愈言為使歸之獻

送崔羣序

柳宗元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
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勁
質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故君子儀之清河崔敦
詩有柔儒溫文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物議歸厚其有
稟者歟有雅厚質方之誠以正其性懸論忠告交道甚直
其有合者歟是故日章之聲振於京師常與隴西李杓直南
陽韓安平洎余為交杓直敦柔深明冲曠坦夷慕崔君之和

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余以剛柔不常造次
爽宜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就崔君而考其中焉忘言相親
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振策于邁且餞於野或命為
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親然吾不以是合
之崔君以文學登於儀曹揚于王庭甲俊造之選首讐
校之任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故載之其末云

金陵與諸賢送權十一序 李白

斯高柄秦嬴世不二三傑伏草與漢並出莽夷朱揮耿

鄧乃起自古英達未必盡用於當年去就之理在大運爾我
君六葉繼聖熙于玄風垂拱穆然紫極天人其一哉所以青
雲豪士散在商鈞四座明哲皆清朝旅人吾希風廣成蕩漾
浮世素受寶訣為三十六帝之外臣即四明逸老賀知章呼
余為謫仙人蓋寶錄耳而嘗採姹女於江華收河車於清溪
與天水權昭夷服勤爐火之業久矣之子也冲恬淵靜才翰
駿發白每一篇一札皆昭夷之所操吁捨我而南若折羽翼
時歲律寒色天風枯聲雲帆涉漢罔若絕雷舉目四顧霜天

崢嶸銜盃敘離而羣子賦詩以出餞酒仙翁李白辭

送區冊序

韓愈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
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舩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
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之間
小吏十餘家皆烏言夷面始至言說不相通畫地為字
然後可以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遊從之士無
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

南海挈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貧賤也歲之初告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暮春於江夏送張承祖之東都序 李白

吁咄哉僕書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萊極目

四海手弄白日頂摩青穹揮斥幽憤不可得也而金骨未變玉顏以緇何嘗不捫松傷心撫鶴歎息誤學書劍薄遊人間紫禁九重碧山萬里有才無命甘於後時劉表不用於禰衡暫來江夏賀循喜逢於張翰且樂舫中遇達人張侯大雅君子統泛舟之役在清川之湄談玄賦詩連興數月醉盡花柳賞窮江山王命有程告以子邁煙景之色慘為愁容繫飛帆於半天汎淥水於遙海欲去不去更開芳樽樂雖寰中趣逸天外平生酣暢未若

此時至於清談浩歌雄筆麗藻笑飲醪酒醉揮素琴
余實不愧於古人也揚袂遠別何時歸來想洛陽之秋
風鱸伊魚以相待詩可贈遠無乃闕乎

送王塤秀才序

韓愈

吾嘗以為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
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
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未益分蓋子夏之
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故周之書喜

稱子方之為人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馯臂子弓子弓受易於商瞿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歿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吾少而樂觀焉太原王頊示予所為文好舉孟子之道者與之言信說孟子而屢贊其文辭夫汾河而下荀不止雖有疾遲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雖疾不止終莫幸而至焉故學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楊墨老莊佛之

學而欲之聖人之道者猶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也
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今塤之所由既幾於
知道如又得其舩與楫知汭而不止嗚呼其可量也哉

送王啓序

陳黯

黜去歲自襄中還輦下輔文出新試相示其間有江南
春賦篇末云今日併為天下春無江南兮江北某即賀
其登選於時矣何者以輔文家於江南其詞意有是
非前朕耶今春果擢上第夏六月告歸省於閩命序送

句

行某辭以未第言不為時重輔文曰吾所知者惟道與義豈以已第未第為重輕哉愚繇是不得讓鱗羣之衆也必聖其龍羽族之多也必瑞其鳳鳳非四翼龍非二首所以異於鱗羽者惟其稀出耳嚮使日百時千盈川溢陸則地虺鳩雀無非龍鳳矣其誰曰聖且瑞哉進士科由漢迄唐為擢賢之首也累瀛之大億兆之衆歲貢其籍者數纔于千有司升其名者復止于三十其不為貴而且稀乎輔文早歲業儒而深於詞賦其體物諷調

與相如揚雄之流異代而同工也故角於文陣而聲光
振起今之中選是榮其歸想寧慶之晨為鄉里改觀孰
不謂人之龍鳳乎懿哉輔文是行也足以自重

送廬嶽處士符載歸蜀覲省序 崔 羣

旄頭光明垂三十載不習俎豆化為侯王者十有八九
焉由是隱逸憔悴羔雁不行蒼山沈沈側陋不顯建中
初有峨嵋客符君發六籍棹三湘深入匡廬絕迹半紀
學窺顏子之門闕文紹陳君之骨鯁逸慕嚴光之垂釣

志效管寧之不欺結廬熙熙人不知其然也頃予奉命
江西三年往復彭蠡未嘗不詠湖月漱天倪造符君雲
扃宿五老峰下動更晦朔不理還樵偶丹霄至人白鶴
羽客蹇靈芝跪天壇相顧永息乎蓬瀛豈復又縈於塵
網覩君超澹愴興舊遊雖笑語飲食如常終忽忽若居
大夢君家在岷蜀展愛高堂將聖賢典籍充人子幣帛
斯所以激衰俗扇清風方伯地君不以厚禮遲吾子予
未之信秋九月楚人歌採蘭以送之

送族叔楊行元下第歸廣陵序 歐陽詹

族叔行元既射策與主司不合春二月將歸淮南所寓
羣公設祖方獻未酬族叔悄然有不暢之色羣公亦愕
爾而阻懼小子侍觴奉而前曰歸好事春美時酒樂物
叔於三者如同人將之而有未悅豈禮闈失意之為乎
昆吾產金荆山產玉自民役巧鎔琢蓋多惟干將和璞
有大聞非百鍊則其良可用歟非三獻而其寶可真歟
苟良苟真不即成不即售適以精其研稔其實如叔也

亦何稽於一邂逅哉若昔之人作必行動必中則是蘓秦無履穿之嘆甯戚無石爛之歌孫弘無十上之勤商鞅無再干之勞也知秦而不知否知易而不知難是夫人也非所以待乎叔也叔如之何叔欣然見卞氏又來之路平歸心納春景安酒意四座以協千鍾以娛既醉昇車秋為到期

送族弟旭帖經下第東歸序 蕭穎士

吾族旭也洵美有聲夫蒸蒸者行之能翼翼者體之敬

工文足以標絕唱深識足以剖羣疑兼而備焉實為難者
意其倍積風之力駭絕電之姿從東道以載馳去南溟
而一息此其分也翳明代擇人宜乎盡能使輪轅當曲
直之適鑿朽靡圓方之嘆則宏綱舉而浮議息矣以吾
弟不羈之才逢聖君如渴之日而徵求章句見遺甲乙
是猶籠騫騫絆騰黃望遼廓權奇其可得也吾聞諸君
子非無位之患惟立身實難今爾有是才居是屈能卷
舒其道喜愠不形又其冲融坦蕩莫可得而窺也不然

書未十獻歲未二毛道非擺闔交無薦寵而雄雖先進
歎甚後時何哉論者以爲人之望也仲春二月東京千
里之子往矣薄言旋歸賦詩而寵別皆上國之選莫不
銜憤屑涕抗詞悲歌吾乃知道術親而然諾重也況乎
西遷而五陵是宅南渡而二曹其昌居宋有勢疇之姻在
周爲魯衛之國曾共祖不待馮商之言已爲路人未
處陶生之嘆今也于邁如何勿思詩不云乎凡今之人
莫如兄弟不廢急難之謂也

秋於敬亭送從姪嵩遊廬山序 李白

余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
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安
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嵩乃稚子嬉遊在傍今來有
成鬱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中悲道舊破啼為笑
方告我遠涉西登香爐長山橫蹙九江却轉瀑布天落
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激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
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

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秦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
負夙願慙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攜手五嶽情以送遠
詩寧闕乎

送薛處士序

杜牧

處士之名何哉潛山隱市皆處士也在山也且非頑如
木石也在市也亦非愚如市人也蓋有大智不得大用
故羞恥不出寧肯與市人木石為伍也國有大智之人不
能大用是國病也故處士之名自負也謗國也非大君

子其孰能當之薛君之處士蓋自負也果能窺測堯舜
孔子之道使指制有方弛張不窮則上之命一日來子
之廬子之身一日立上之朝使我輩居則來問學仕則
來問政千辯萬索滔滔而得若如此則善苟未至是而
遽名曰處士雖吾子自負其不為矯歟某敢用此贈行
別中嶽二三真人序

陳子昂

夫愛名山歌長往世有之矣若夫放身霄嶺宴景雲林
卑俗不可得而聞時士不可得而見則吾欲高視終古

一笑昔人嵩山有二仙自浮丘公王子晉上朝玉帝遺
跡金壇鳳笙悠悠千載無響吾每以是臨霞永慨撫膺
增歎常謂烟駕不逢羽人長往去囂世走青雲登玉女
之峰窺石人之廟見司馬子微馮太和霓裳眇然冥壑
獨立真朋羽會金漿玉液則有楊仙公玄默洞天賈上
士幽棲北谷玉笙吹鳳瑤裝駐鶴方且迷軒轅之駕期
漫汗之遊吾亦何人躬接茲賞實欲執青節從白蜺陪
飲崑崙之庭觀化玄元之府宿心遂矣冥骨甘矣豈知

瓊都命淺金籙道微攀倒景而迷途顧中峰而失路塵
縈俗累復汨吾和仙人真侶永幽靈契翳青芝而延佇
遙會何期折丹桂而徘徊遠心空絕紫烟去黃庭極仰
寥廓而無光視寰區而寡色悠悠何往白頭名利之交
咄咄誰嗟玄運盛衰之感則如楊朱岐路墨子素絲尚
平辭家而不歸鮑焦抱木而枯死可以慟可以悲古人
之心吾今得之矣

奉餞十七翁二十四翁尋桃源序

李白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
散為寒灰築長城起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為功高義
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泰山風雨暴作
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刑將弛則綺皓
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桃源之避世
者可謂超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
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述大雅道以

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
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谿春風不知從來
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
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邪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
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來歸青山一去而誰往
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送靈澈上人廬山迴歸沃洲序 權德輿

昔廬山遠公鍾山約公皆以文章廣心地用贊後學俾

學者乘理以詰因言而悟得非玄津之一派乎吳興長老畫公撮六義之清英首冠方外入其空者有沃洲澈上人上人心冥空無而跡寄文字故語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諸生思慮終不可至其變也如風松迭韻冰玉相扣層峰千仞下有金碧懽鄙夫目目初不敢眎三復則淡然天和晦於其中故覩其容覽其詞知其心不待境靜而靜況會稽山水自古勝絕東晉逸民多遁世於此夏五月上人自鑪峰言旋復於是邦予知夫拂方袍

坐輕舟泝汭鏡中靜得佳句然後罾入空寂萬慮洗然
則嚮之境物又其稊稗也鄙人方景行企尚之不暇惡
敢以離羣為歎哉

江夏送林公遊衡嶽序

李白

江南之仙山黃鶴之爽氣偶得英粹後生俊人林公世
為豪家此土之秀落髮歸道專精律儀白月在天朗然
獨出既灑落於彩翰亦諷誦於金口閒雲無心與化偕
往欲將振五樓之金策浮三湘之碧波乘杯泝流考室

名嶽瞰憇冥壑凌臨諸天登祝融之峯巒望長沙之烟
火遙謝舊國誓遺踪蹤百千開士稀有此者余所以嘆其
峻節揚其清波龍象先輦迴眸拭視比夫汨泥沙者相
去九牛之一毛昔智者安禪於台山遠公託志於廬嶽
高標勝槩斯亦嚮慕哉紫霞搖心青楓夾岸目斷川上
送君此行羣公臨流賦詩以贈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愈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

與之游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
是可以與之游乎揚子雲稱在門牆則揮之在夷狄則
進之吾取以為法焉浮屠師丈暢喜文章其周遊天下
凡有行必請於搢紳先生以求詠歌其所志貞元十九
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裝得所送叙詩
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
人之道告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丈暢浮屠也如
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

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事為之盛其心有慕
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
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行天地之所以
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
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民之初生固若禽
獸夷狄然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
生者養而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大乎禮樂
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

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脫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而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感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余既

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詞於是乎言

送簡師序

皇甫湜

鳳羽而麟毛鳥與獸也經傳以比聖人豈非以其心不以其形者耶師雖佛名而儒其行雖夷狄其衣服而仁義其心雖未齒於士與麟鳳類矣不猶愈於冠朝冠服朝服或溺於淫怪之說以斁彝倫者耶嗚呼師吾獨賢也刑部侍郎昌黎韓愈既貶於潮浮屠之徒懼快以扑師獨憤起訪予求叙以行資適潮不顧蛇山鰐水萬里

之險毒若將朝得進拜而夕死可者嗚呼悲吾絆不得
侶師以馳

送玄上人歸天竺寺序

權德輿

度門之教根於空寂因修以取證階有以及無不踐精
深之習而悟虛無之理者未之有也未得為得則其病
歟僕久味斯法思與言者既而得玄禪師師早誦大乘
經各數萬言晚得觀門之學今則色空如一哀樂不入
矣桑門之患為外見所雜既得之患為內見所縛今玄

公脩然於二見之間不內不外冥夫至妙身戒心惠合
於無倪且以勾吳有山水之絕境天竺又經行之淨界
振錫而往其心浩然蓋隨緣生興觸物成化而不為外
塵所引也幅巾男子權德輿稽首



唐文粹卷九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唐文粹卷九十九

一百

詳校官庶吉士臣謝恭銘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黃臣鵠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九十九

宋姚鉉編

傳錄記事

總一十五首

題傳後二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假物讀傳附四

毛穎傳

韓愈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忠烈三

李紳傳

沈亞之

楊烈婦傳

李翱

竇烈女傳

司空圖

隱逸二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負苓者傳

王績

奇才一

李賀小傳

李商隱

雜伎二

梓人傳

柳宗元

郭橐駝傳

妖惑一

李赤傳

柳宗元

題叔孫通傳後

皮日休

古之所謂禮不相襲樂不相沿者何哉非乎彼聖人此聖人也此不相襲者角其功利之深淺爾不相沿者明文武之優劣爾故三王迭作五帝更制夏殷文武遞述其禮昭昭然若兩曜爭朗百川注瀆者矣然由周公刊之仲尼正之以周公之才之美謂後世無其人乎乃有

仲尼仲尼之後迄今望其道如顏閔文如游夏者鮮矣
況聖人哉是後之制禮作樂宜取周書孔策為標準也
漢氏受命禮壞文毀時無聖人苟措其儀立其禮不泐
襲於聖制者妄也夫國之大祭不過乎郊祀宗廟也漢
之既命其郊止於五時之祀者禮不曰兆五帝之郊者
乎止於昭靈之園者禮不曰天子七廟者乎而叔孫生
不為之正郊祀立宗廟去秦時之非制議昭靈之非禮
汲汲於朝會之儀俾漢天子為高祖其身不得郊見饗

不及七廟臆生其制吻刊厥式非不標準於聖人乎將以漢新去水火方弭兵械難為改作乎將不明壇墠之位禘祫之儀者乎若然者湯伐桀周伐紂其制可知也嗚呼不明於古制樂通於時變君子不由也其叔孫生之謂也

題東漢傳後

司空圖

儒衣而漢弁也人望而畏之是威其德也必有操戈待之者矣君子救時也亦必相時度力以致其用不可則

靜而鎮之以道訓服苟厲鋒氣果於擊搏道不能化力
不能制是將濟時重困故元禮之徒終致鉤黨之禍至
於張儉又不能引決區區之身雖殘壞天下何裨於吾
道哉陳太丘之容衆郭有道之誘人其意未嘗沮物而
彼亦不厚其毒利害可見矣且猛摯不革其暴麟不足
以為仁也惡鳥不息其鳴鳳不足以為瑞也況彼二三
子甘逞於權豪嗾嗾以至大亂惟據正而能屈己者庶
可與權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方有
功因封於邠地死為十二神嘗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
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騫世傳當
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姁娥騎蟾蜍
八月其後代遂隱不仕云居東郭者曰銳狡而善走與
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鵲謀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
皇時蒙將軍恬南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

長與軍尉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豪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強記而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

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
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
車府令高下及國人無不受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
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士然
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
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
燭者嘗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
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

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怪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名歸封邑終於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夷狄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於毛所謂魯衛毛昞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

知其本所出子孫最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始以俘見幸任使秦之滅諸侯穎亦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疎秦真少恩哉

讀韓愈所作毛穎傳

柳宗元

自吾居夷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

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之模擬竄竊
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
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且俳又非聖
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
稽列傳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論荅問
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則罷憊而廢亂故有息
焉游焉之說不學操縵不能安絃有所拘者有所縱也
太羹玄酒體節之薦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

草檣檠橘柚苦醎酸辛雖蜚吻裂鼻縮舌澀齒而咸有
爲好之者文王之菖蒲菹屈到之芟曾皙之羊棗然後
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異乎韓子之爲也亦將
施馬而不爲虐歟息馬游馬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
味以足於口歟而不若是則韓之詞若壅大川焉其必
決而放諸陸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
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
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爲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

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動其喙彼亦勞甚矣乎

下邳侯革華傳

韓愈

下邳侯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健為黃帝時以力召拜大司農以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之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復其位而加任使焉華父畢生五年襲先祖爵祿仕至上輕車都尉華母世居長

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嘗侍宴姑蘇臺詩所謂有
覺德行者也隼因引重至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轅
下上嗟悼命大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
其他處華長子也上念其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為
下邳侯詔將作大匠治之華為性堅勁屈強難以直禦
匠以其膏潤之然後去其豪族而加裁割焉會太原人
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木大夫是後
稍稍得成其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綬華嘗曰吾辛勤

久今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為人善
能履道別威儀進止趨蹌一隨人意上將駕出遊畋獵
馳騁毬擊射御及禮神祭祀交賓接賢未嘗不召華偕
往伏事上久之因病忽開口論議泄露密旨上繇是疎
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補過之尋獻
於上上雖納有泥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
之上見其顏色頗頽又衰憊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
而憊不任吾事今棄子于市不復召子矣華無息其繼

者族人焉

贊曰革氏之先本出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跡制文字以其始於皮而至於華故從革馬漢書功臣表有煮棗侯革末者即其後也初華本自胡而來趙武靈王時見重是後子孫盛于中國

容成侯傳

司空圖

容成侯金炯者本蜀郡嚴道人附山而居同族中多見搜採其先因秦時調發詣尚方輪作世苦之乃誡子孫

易其服色必以清厲自進後徙居上洛會郡中盧生范
生皆傳修鍊之術委質相資因砥磨以致用上聞而器
之召見嘉其鑒局且謂毫髮無隱屢顧之歷試臺閣號
為明達挾奸邪以事上者見之膽慄輒自披露至於婦
人女子媚惑之態亦不能掩也其察察如此是雖造物
無私圓方不礙然疵陋者終惡忌積毀於上以為背面
不相副炯亦自病於狹中不能以塵垢混其跡也竟被
擯斥後並有月蝕之變時宮中漏下數刻上臨軒念其

規益復召俾其道所以然者扣之響應不疲上異焉命以容成侯奉朝請而宗人派別於廣陵者炫飾求售陷為輕薄于權戚中或撫然自喜則狎玩不厭至或被以組繡蓋便其俯仰取容雖穿鼻服役亦無恥耳既稍進炯又鄙其為人廼復以讒廢歸老于家

太史公曰炯之遠祖當軒轅時以化服以祝融氏得薦於上能強記天象地形草木蟲介萬殊之狀皆視諸掌握蓋其術亦規摹於洪範耳物怪遇之莫不惴息自廢

後益親幸上晨興必先至則與冠冕者偕進號為壽光
先生不名也子孫稍下衰然流寓太原者始尚玄亦以
精鍊見重觀炯雖任用兢兢惟恐失墜不善晦匿果為
邪醜所嫉幾不能免噫大雅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難矣哉

李紳傳

沈亞之

李紳者本趙人徙家吳中元和元年節度使宗臣錡在
吳紳以進士及第還過謁錡錡舍之與宴遊晝夜錡能

其才留執書記明年錡以驕聞有詔召稱疾不欲行賓客莫敢言紳為言不入不得去會留後使王澹專職為錡具行錡蓄怒始發於澹陰教士食之初士卒當勞賜者皆會府中受賜與中貴人臨視次至中軍士得賜者俱不散齊呼曰澹逆可食既盡即執中貴人脅曰爾寧遂衆欲寧飽衆腹曰請所欲曰為我衆書報天子幸得復錡位貴人懼偽諾之召書記以疏紳聞之亡入錡內匿衆索不得及中貴人至促錡行錡益怒急召紳授紙

筆令操書上牘紳坐錡前佯惴怖戰管搖紙下札皆不能字輒塗去累數十行又如是幾盡紙錡怒罵曰是何敢如是汝欲下從而先人耶對曰紳不敢惡生直以少養長儒家未嘗聞金革鳴今暴及此且不知精神在所誠得死生畏苦前倖耳錡復制以兵刃令易紙復然傍一人為錡言曰聞有許侍御縱者尤能軍中書紳不足與等請召縱縱至錡銳意自舉授詞操書無不可錡意遂幽紳於潤之外獄兵散乃出縱竟逆死

贊曰李錡之賊江東也其抗節者有李雲李紳雲則山中劉騰為書以大之蹟未及稱且紳職錡肘腋下舉動顧盼有一不誠則支體立盡衆手而紳亦不顧而曉然自效如此可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耶

楊烈婦傳

李 翱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蓋將掠其玉帛俘累其男女以會于陳州縣令李侶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也寇至當守

力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偁曰兵與財皆無將
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
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
食其食重賞以合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
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罷去非若吏人百姓
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在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節
忍失其貞而為賊之人耶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
中賊者與之千金以刀矢兵力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

得數百人偁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少必周而均偁使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為也賊皆笑有蜚箭集于偁偁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于城不猶愈于家乎偁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固賊氣吞馬率其徒將從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者中其帥墮馬死其帥希烈之婿也賊失勢相與散走項城之人無傷

馬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茲猶存
婦人女子之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娣姒於卑幼有
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行陣明攻守勇烈之
道此固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注意寵旌守
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胄服
甲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
忠不能以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若楊氏者
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賢者自古亦
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懸女楊烈
婦者雖古烈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堙滅而不傳故
皆序之將告于史官

竇烈婦傳

司空圖

河南竇氏朝邑令畢某之妻也四年秋同民叛其帥李
瑋瑋走蒲令挈其孥竄望仙里既夕盜作乃仇家也猝
令壞其首志必死之令妻蔽捍泣且拜益急乃持其袂

重傷猶不置令竊視竟得逃匿而免里人列狀於府賚
之酒帛暨亦馳乘而至幾死者數矣逮踰月方克偕全
愚寓居渭濱得備聞於里中梁生生言操史牘者苟當
和平紀王庭琛瑞之美誠幸矣然傑異之操化導宗族
里閭俾男必為貞夫女必為烈婦是有國有家皆賴之
豈徒炫於視聽哉愚以為知言乃著其事

贊曰蓄千金之貲雖云憂患尚有不安其室者况蹈危
觸難何以相保哉且婦人女子扣盞足以駭之而白刃

之下獨不顧死以免其夫是果能一於所從而不悔者也豈化漸之有所自也吾知為臣為妾者必繼有其人免貽史氏之愧矣

江湖散人傳

陸龜蒙

散人者散誕之人也心散意散形散神散既無羈限為時之怪民束於禮樂者外之曰此散人也散人不知恥從而稱之人或笑曰彼病子之散而目之子反以為其號何也散人曰天地大者也在太虛中一物耳勞乎覆

載勞乎運行差之晷度寒暑錯亂望斯須之散其可得
耶水土之散稽有用乎水之散為雨為露為霜雪水之
局為渚洳為潢為污土之散封之可崇亢之可深生可
以藝死可以入土之局埴不可以為坻甃不可以為盂
得非散能通變化局不能耶退若不散守名之筌進若
不散執時之權筌可守耶權可執耶遂為散歌散傳以
志其散

負苓者傳

王績

昔者文中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環堂成
列講罷程生退省于松下語及周易薛叔嘆曰不及伏
義氏乎何詞之多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
曰吾子何歎也薛生曰叟何為者而徵吾嘆負苓者曰
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子所服者
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藏不能無受也吾是以問薛生
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卦而文王繫之不
逮省文矣以為文王病也吾是以嘆負苓者曰文王焉

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
不立乎四序其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
何營營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
張太和磔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曰我善言
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為剛柔同異之說
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矣則伏羲氏始兆
亂者安得羸嘆而嗟文王負其苓而行追而問之居與
姓名不答文中子聞之曰隱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
卷九十九

十七

李賀小傳

李商隱

京兆杜牧為李長吉集序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
吉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
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為昌黎韓愈所知所與游者王叅元楊
敬之權璩崔植為密每旦日出與諸公游未嘗得題然
後為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為意恒從小奚奴
騎距驢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
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

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妍墨疊紙足成之
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王楊
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雒所至或
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長吉將死
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蚪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
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
阿嬭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
白玉樓立召君為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

盡見之少之長吉氣絕常所居窓中敎敎有煙氣聞行
車嚙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
長吉竟死王氏姊非能造作謂長吉者實所見如此嗚
呼天蒼蒼而高也上果有帝耶帝果有苑囿宮室觀閣
之玩耶苟信然則天之高邈帝之尊嚴亦宜有人物文
彩愈此世者何獨番番於長吉而使其不壽耶噫又豈
世所謂才而奇者不獨地上少耶天上亦不多耶長吉
生二十七年位不過奉禮太常中當時人亦多排擯毀

斥之又豈才而奇者帝獨重之而人反不重耶又豈人見會勝帝耶

梓人傳

柳宗元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欸其門願傭隙宇而處焉所職尋引規矩繩墨家不居磨斲之器問其能曰吾善度材視棟宇之制高深圓方短長之宜吾指使而羣工役焉捨我衆莫能就一字故食於官府吾受祿三倍作於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牀闕足而

不能理曰將求他工余甚笑之謂其無能而貪祿嗜貨者其後京兆尹將飾署余往過焉委羣材會衆工咸執斧斤刀鋸皆環立嚮之梓人左持引右執杖而中處焉量棟宇之任視木之能舉揮其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鋸彼執鋸者趨而左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斷其不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官於堵盈尺而曲盡其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月某月某日某建

則其姓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園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大矣繼而嘆曰彼將舍其手藝專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其執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連帥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

政其下有力者胥吏又其下皆有嗇夫版尹以就役焉
猶衆工之各有執伎以食力也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
而加焉指而使焉調其紀綱而盈縮焉齊其法制而整
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也擇天下之士使
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野視野知國視
國知天下其遠近細大可以據其圖而究焉猶梓人畫
宮於堵而績于成也能者進而由之使無所德不能者
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銜能不矜名不覩小勞不侵衆

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論其大經猶梓人之善運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萬國既理天下舉首而望曰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執事之勞動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銜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竊取六職百役之事听听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

者焉所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
規矩之圓方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
其藝又不能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
歟或曰彼主為室者倘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
其世守而道謀是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邪亦在任之
而已余曰不然夫繩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
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
樂去固而就圯也則卷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

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
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桷屋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
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
之審曲面勢者今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潛其
名

郭橐駝傳

郭橐駝不知始自何名病僂癢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
鄉人號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

謂索駝云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駝業種樹凡長安
豪家富人為觀游及賣果者皆爭迎取養視駝所種樹
或移徙無不活且碩茂蚤實以蕃他植者雖窺伺倣慕
莫能加也有問之對曰索駝非能使木壽且孳也以能
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凡植木之性其本欲舒其培
欲平其土欲故其築欲密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
其時也若子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故
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

非有能蚤而蕃之也他植者則不然根拳而土易其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恩憂之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駢曰我知種樹而已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憐焉而卒以禍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爾耕勗

爾植督爾穫蚤繰而緒蚤織而縷字而幼孩遂而雞豚
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具飧饗以勞吏且不
得暇又何以蕃吾生安吾性耶故病且怠若是則與吾
業者其亦有類乎問者喜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而得
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

李赤傳

李赤江湖浪人也常曰吾善為歌詩詩類李白故自號
曰李赤遊宣州州人館之其友與俱遊者有姻馬間累

日乃從之館赤方與婦人言其友戲之赤曰是媒我也
吾將娶乎是友大駭曰足下妻固無恙太夫人在堂安
得有是豈狂易病惑耶取絳雪餌之赤不肯服有閭婦
人至又與赤言即取巾經其脰赤兩手助之舌盡出其
友號而救之婦人解其中走去赤怒其友曰汝無道吾
將從吾妻汝何為者赤乃就牖間為書帳而圓封之又
為書博而封之訖如廁久其友從之見赤軒厠抱甕詭笑
而側視勢且下入乃倒曳得之又大怒曰吾已升堂面

吾妻吾妻之容世固無有堂之飾宏大富麗椒蘭之氣
油然而起顧視汝之世猶溷廁也而吾妻之居與帝居
鈞天清都無以異若何苦余至此哉然後其友知赤之
所遭乃廁鬼也聚僕謀曰亟去是廁遂行宿三十里夜
赤又如廁久從之且復入矣持出洗其污衆環之以至
旦去抵他縣縣之吏方宴赤拜揖跪起無異者酒行友
未及言飲已而顧赤則已去矣走從之赤入廁舉其牀
扞門門堅不可入其友叫且言之衆發牆以入赤之面

陷不潔者半矣又出洗之縣之吏更名巫師善呪術者
守赤赤自若也夜半守者怠皆睡及覺更呼而求之見
其足於廁外赤死久矣猶得尸歸其家取其所封書讀
之蓋與其母妻訣其言詞猶人也柳先生曰李赤之傳
不誣矣是其病心而為是耶抑固有廁鬼也赤之名聞
江湖間其始為士無以異於人也一惑於怪而所為若
是乃反以世為溷溷為帝居清都其屬意明白今世皆
知笑赤之感也及至是非取與向背決不為赤者幾何

人耶反修而身無以欲利好惡遷其神而不返則幸耳
又何暇赤之笑哉

唐文粹卷九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唐文粹卷一百

宋姚鉉編

傳錄紀事

摠一十二首

錄二

孫氏西齋錄

孫樵

燕將錄

杜牧

紀事五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拾甲子年事

羅隱

書何易于

孫樵

說石烈士

羅隱

五紀五

象江太守

李商隱

華山尉

齊魯二生

宜都內人

孫氏西齋錄

孫樵

孫樵謂陸長源唐春秋乃編年雜錄因掇其絮切峭獨
可以示懲勸者擲其叢冗禿屑不足以警訓者自為十
八通書號孫氏西齋錄起高祖之初武皇之終首廟號
以表元首日月以表事尚功力正刑名登崇善良蕩戮
克回有所鯁避則微文示譏無所顧慄則直書志慝所

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狗愛讖失教也

太宗有大功宜

嗣有天下高祖不當立建成為太子至有六月二十四日事故書曰高祖殺太子建成

李勣立皇

后武氏者何忘諫贊惡懲廢命也

李勣為顧命大臣儻堅諫不奪高宗不敢

立武氏為后故書曰李勣立皇后武氏

起王氏已廢之竟上配天皇者何

登嫌黜冢不可謂順子懼後世疑於禘裸也

高宗廢王立武武乃

貞觀侍女何以昭穆故特以王后配高宗示天后有嫌於禘裸

條高后擅政之年下

繫中宗者何紫色閨位不可謂正子懼後世牽以稱臨

也

天后改元即真今悉以天后年號及行事繫於中宗示女子不得改元有政也

崔察賊殺中

書令裴

名犯武宗廟諱

者何詭諛梯亂肇殺機也

裴為顧命大臣屢白天后

歸政御史崔察廷詰曰裴若不有異謀何故使太后歸政天后遂怒斬裴於都寧驛故書曰崔察賊殺中書令

裴也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何貸刑拂教稔禍階也

祿山乃張

守珪步將嘗犯令張曲江令守珪斬之守珪不從致亂天下故書曰張守珪以安祿山叛者他皆放此

稱

天下殺者何罪暴天下示衆與殺也稱天子殺者何死

非其罪示衆不與殺也臣或不書卒者何不以直終去

卒以示貶也君或不書葬者何不以正終去葬以示譏

也懼怠去瑞示戒志灑尚德必書賤尸位則黜貴皆所

以毆邪合正俾滙大義

則前所謂起王后配天皇條天后年號行事繫于中宗之類

操實寘例以示懲勸

則前所謂李勣立皇后武氏張守珪以安祿山叛之類

嗚呼

宰相昇沈人於十數年間史官出沒人於千百歲後是

史官與宰相分挈死生權也為史官者不能抃忠骨於

枯墳齟齬於下泉磨毫黷札叢閣飽帙豈國家任史官

意耶樵既序其略授其友高錫望傳云

燕將錄

杜牧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

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

山名契丹洛

後將

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
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
趙趙成虜魏亦虜矣計為之何其徒有起佐伍而言曰
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哉兵決出或格
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
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失
一是相臣之謀今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

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秦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
自為之謀欲將夸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
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能不恥於天下乎既恥且
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練精兵畢力再舉涉河鑑前
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
上不上下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
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遺
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

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
若能陰解屏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
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西得以為臣於趙有角尖之
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
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
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
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
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

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以趙叛命繫忠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有胡胡猛趙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予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有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視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

備燕潞人則走告於天子曰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
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
亦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
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
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
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
下耳惟君熟思之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
日畢出後者醢以殉濟乃自將士萬人南伐趙屠饒陽

東鹿

二縣屬深州

殺萬人暴卒於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

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

德州管平原安陵長和棣州管厭次河陽信蓓

平昌將陵蒲臺渤海

冬誅齊三分其地忠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

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亦數之

窮也必與天下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

希烈僭於梁王武俊稱趙朱滔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

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

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以來劉闢守蜀棧道劍閣自以

為子孫世世之地然軍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
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戰反束縛帳下田季安守魏
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
彊矣然從史繞塹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轎車
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槩之甲圓三石
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子忽反如搏鶚一可枝百
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
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牆泰山塹大河精甲數

億鈐劔其阬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

地名鄆西六十里

首竿於

都市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顛玩之臣顏澀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須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惟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泣且拜曰自數月來未聞先生之言今也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

劉總出燕卒於趙忠護總喪來數日亦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於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微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書田將軍邊事

孫樵

背臨邛南馳越二百里得嚴道郡實與沉黎越舊俱為邊城迫於羣蠻田在賓將軍刺嚴道三年能條悉南蠻

事謂樵言曰巴蜀西迫於戎南偏於蠻宜其有以制之者當廣德建中之間西戎兩飲馬於岷江其衆如蟻前鋒魁健皆探五屬之甲持倍尋之戟徐呼接步且戰且進蜀兵遇鬪如值橫堵羅戈如林發矢如蟲皆折刃吞鏃不能斃一戎而沉陷其陣乎然其戎兵踐吾地日深而疫死者日衆即自度不能留亦輒引去故蜀人爲之語曰西戎尚可南蠻殘我自南康公鑿青谿道以和羣蠻俾由蜀而貢又擇羣蠻子弟聚於錦城使習書算業

就輒去復以他繼如此垂五十年不絕其來則其學於蜀者不啻千百故其國人皆能習知巴蜀士風山川要害文皇帝三年南蠻果大入成都門四日而旋其所剽掠自成都以南越雋以北八百里之間民畜為空加以敗卒貧民持兵羣聚因緣劫殺官不能禁由是西蜀十六州至今為病自是以來羣蠻常有屠蜀之心居則息畜聚粟動則練兵講戰而又俾其習於蜀者伺連帥之間隙察兵賦之虛實或聞蜀之細民苦於重征且將啟

之以幸非常

李丞相固言鎮西蜀時其有編民李權者遺書通蠻言蜀無備可取狀邊城獲之按

聞得實遂棄市至今或有踵其所為者

吾不知羣蠻此舉大劍以南為國

家所有乎且每歲發卒以戍南者皆成都頑民飽稻飲

豕十九如瓠雖知征鼓之數不習山川之險吾常伺其

來朔風正嚴緩步坦途日次一舍固以呵然汗矣而沉

厯重阻即嚴程束甲而趨扶戟而闕耶加以為將者刻

薄以自入餽運者縱吏以鼠竊縣官當給帛則以疎而

易良當賑粟則以沙而叅粒

每歲當給帛主將輒先市輕帛以易重帛然後散諸

邊卒當給糧下吏必先盜其米然後
以沙補足數以給邊卒常以為怨
如此則邊卒將怨

望之不暇又惡能殊死而力戰乎此巴蜀所以為憂
曰誠如將軍言苟為國家計者孰若詔嚴道沉黎越
三城太守俾度其要害按其壁壘得自募卒以守之
且兵籍於郡則易為役卒出於邊則習其險而又各
於其部善相美地分卒為屯春夏則耕蠶以資其衣
食秋冬則嚴壁以俟其寇虜連帥即能督之歲遣
廉白吏視其卒之有無効其守之不法者以聞如
此則縣官無餽運

之費奸吏無因緣之盜兵足食給卒無胥怨於將軍何如田將軍曰如此何患言卒遂書

段太尉逸事狀

柳宗元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率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噉輒奮擊折人手足推釜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有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

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怙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為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寇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候命某者能為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刀刺酒翁壞釀器酒流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挂槩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之何太尉

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嫠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即副元帥固負若屬即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害殺人如是不止幾日必大亂亂由尚書

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
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
奉軍以從顧叱左右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
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
下命持馬者去且曰明旦來遂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
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
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謭取
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

無草農以告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農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廷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之野如潁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

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惟一馬賤賣市穀入汝
汝又取之不恥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
仁者穀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隸
耶謹雖暴抗然聞其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
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
其族過岐朱泚必致貨幣慎勿收及過泚致大綾三百
兩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
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

綾如司農治事堂樓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
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太尉逸事如右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
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
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
黎間過真定北上馬嶺厯亭鄣戎堡竊好問老校退卒
能言其事太尉為人煦煦常低首拱手促步言氣卑弱

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
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
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事謹
狀

拾甲子年事

羅隱

太和中張谷納邯鄲人李嚴女備歌舞具及長大妍麗
豐足殆不似下賤物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摧沮有
時涼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驚離帛往之

懷似不能多也雅為谷所愛因目曰新聲及劉從諫得父封谷以窮遊佐其事新聲亦從去然性本便惠雖谷之起居謀慮皆預有承迎故頗聞中外消息時從諫得志後勾聚亡命以窺脅朝廷大為四方人怪訝有實其事於谷者谷不以介意新聲曰妾於公直巾屨間狎玩者耳除歌酒外不當以應顧命然食人之食愛人之愛理常也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時非從諫有戰野之功拔城之績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問未

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為其屬則牽制之道在此不在彼也自劉氏奄有全趙更改歲時未嘗聞以一縷一蹄為天子壽而指使輩率無賴人且章武朝數鎮顛覆皆以雄才傑器尚不能固天子恩況從諫擢自兒女子手中一旦襲如何家業苟不以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常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為瘠鬼所酬而死於帳下者幸矣孰謂公從其事反不知其事者哉始不能早折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族西

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悲涕
流落谷不決者三月新聲後進以其業不用也縊殺之
會昌中從諫死以其子露父意族之谷竟從逆嗚呼謀
及婦人者必亡而新聲之言惜其不用余前過太行時
有傳吏能道當時事因拾於編簡

書何易于

孫樵

何易于嘗為益昌令縣距刺史治所四十里城嘉陵江
南刺史崔朴嘗乘春自上游多從賓客歌酒泛舟東下

直出益昌旁至則索民挽舟易于即自腰笏引舟上下
刺史驚叫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不耕即蠶隙不可奪
易于為屬令當其無事可以充役刺史與賓客跳出舟
偕騎還去益昌民多即山樹茶利私自入會鹽鐵奏重
推寃詔下所在不得為百姓匿易于視詔曰益昌不征
茶百姓尚不可活矧厚其賦以毒民乎命吏剋去吏爭
曰天子詔所在不得為百姓匿今剋去罪愈重吏止死
明府公寧免竄海裔耶易于曰吾寧愛一身以毒一邑

民乎亦不使罪蔓爾曹即自縱火焚之觀風使聞其狀以易于挺身為民卒不加劾邑民死喪子弱業破不能具葬者易于輒出俸錢使吏為辦百姓入常賦有垂白偻杖者易于必召坐與食問政得失庭有競民易于輒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罪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以付吏治益昌三年獄無繫民民不知役改綿州羅江令其治視益昌是時相國裴公出鎮綿州獨能嘉易于治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其全易于廉約如此會昌

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
設上下考以勉吏而易于考止中上何哉樵曰易于督
賦何如曰上請貸期不欲緊絕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
何如曰度支費不足遂出俸錢冀優貧民饋給往來權
勢何如曰傳符外一無所與擒盜何如曰無盜樵曰余
居長安中十年歲間給事中考校則曰某人為某縣得
上下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
賦先期而畢某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往

來達官為好言某人能擒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邑民不對笑去

說石烈士

羅隱

石孝忠者生長韓魏間其為人猛悍多力少年時偷雞殺狗殆不可勝計州里甚苦之後折節事李愬為愬前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撰平蔡碑將所

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熟視其丈大恚怒因
作力推去其碑僅傾墜者再三吏不能止乃執詣節度
使悉以聞時章武皇帝方以東北事倚諸將聞是卒也
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度必死也苟虛死則
無以明愬功乃偽低畏若不勝按驗吏罔之未知其為
人也孝忠伺吏隙用枷尾粒一吏殺之天子聞之怒且
使送闕下及至也亦未異其人因召見曰汝推吾碑殺
吾吏為何孝忠頓首曰臣一死未足以塞責但得面天

顏則赤族無恨矣臣事李愬歲久以賤故給事無不聞見平蔡之日臣從在軍前且吳秀琳蔡之姦賊也而愬降之李祐蔡之驍將也而愬擒之蔡之爪牙脫落於是矣及元濟縛雖丞相與二三輩不能先知也蔡平之後刻石記功盡歸乎丞相而愬第其名與光顏重脣齒愬固無所言矣設不幸更有一淮西其將略如愬者復肯為陛下用乎賞不當功罰不當罪非陛下所以勸人也臣所以推去碑者不惟明愬之績亦將為陛下正賞罰之

源臣不推碑無以為吏擒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
不容時矣請就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
之因命曰烈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
語後孝忠隸江陵軍驅使大中末白丞相鎮江陵余求
謁丞相府有從事為余道孝忠事遂次焉將所以教人
為下

象江太守

李商隱

榮陽鄭璠自象江得怪石六其三聳而銳上又一如世

間道士存思圖畫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者又一空中而隱外若癰癭殃疝病不作物者又一色紺冰去聲而理平漫彈之好聲璠為象江三年不病瘴平安寢食及還長安無家居婦兒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道費俸六千萬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

華山尉

陶生有恒人善養又善與人遊又善為官會昌初生病骨熱且死是年長安中進士為陶生誄者數十人生在

時吾已得之矣及既死吾又得之

齊魯二生

程驤

右一人字蟠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
牝馬草一羸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塚抄道常就迴遠坑
谷無廬微處依太林木蚤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
貨下令卹商鄆與淮海近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
良致貨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

良老前所置食有大臠連骨以牙齒稍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推埋剽奪十數年意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其尚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

胡浪反

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無為鐵門外捕盜所

徂快少良默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為諸君別衆許之與盟曰事後敗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賀轉與隣伍重信義卹死喪斷魚肉蔥薤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閑意若大君子能

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驤率不知後一日有過其母
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驤泣問其語母盡以少
良時事告之驤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驤甚
苦貧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
先生賢之時與饘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厯
代史諸子雜家往往同學人去其師從驤講授又其為
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不敢犯烏重脣為鄆帥喜
聞驤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驤復以其餘賚諸生其

里閭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驤孳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驤固不以為已有繩契管楫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驤不起

劉乂

右一人字乂不知其所來在魏與焦濛問冰田滂善任氣重義大軀有聲力嘗出入市井殺牛擊犬豕羅網鳥雀亦或時因酒殺人變姓名遁去會赦得出後流入齊

魯始讀書能為歌詩然恃其故時所為輒不能俛仰貴人穿履破衣從尋常人乞丐酒食為活聞韓愈善接天下士步行歸之既至賦冰柱雪車二詩一旦居盧仝孟郊之上樊宗師以文自任見又拜之後以爭語不能下諸公因持愈金數斤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耳不若與劉君為壽愈不能止復歸齊魯又之行固不在中庸聖賢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長不畏卒禍及得其服義則又彌縫勸諫有若骨肉此其過人無限

宜都內人

武后篡既久頗放縱耽內習不敬宗廟四方日有叛逆
防豫不暇時宜都內人以唾壺進思有以諫者后坐帷
下倚檀机與語問四方事宜都內人曰大家知古女卑
於男耶后曰知內人曰古有女媧亦不正是天子佐伏
義理九州耳後世孃姥有越出房閤斷天下事者皆不
得其正多是輔昏主不然抱小兒獨大家革天姓改去
釵釧襲服冠冕符瑞日至大臣不敢動真天子也然今

內之弄臣狎人朝夕進御者久未屏去妾疑此未當天
意后曰何內人曰女陰也男陽也陽尊而陰卑雖大家
以陰事主天然宜體取剛亢明烈以消羣陽陽消然後
陰得志也今狎弄日至處大家夫宮尊位其勢陰求陽
也陽勝而陰亦微不可久也大家始今日能屏去男妾
獨立天下則陽之亢剛明烈可有矣如是過萬萬世男
子益削女子益專妾之願在此后雖不能盡用然即日
下令誅作明堂者



唐文粹卷一百